



凤凰卫视
凤凰书品

宴文海

锵锵三人行



| 放胆 放言 放松 | 伪君子不如真小人 |

文化圈

傅佩荣

白先勇

张承志

刘震云

梁文道

许子东

王朔

陈丹青

王蒙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袁文治·主持

三人行 锵锵 文化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锵锵三人行·文化圈 /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0.3

(凤凰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3632-1

I. ①锵… II. ①凤… III. ①电视节目—解说词—中国—当代②文化—评论—中国 IV. ①I235.2②G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32775号

上架建议: 大众文化·畅销书

锵锵三人行·文化圈

编 者: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

责任编辑: 黄孝阳

装帧设计: 风 箏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50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0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3632-1

定 价: 28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印厂调换)

王 蒙 对“形而下”我愿意磕个头 001

我气恼很少超过二十四个小时，或者最多三十六个小时，不管生多大气。

泪尽则喜。因为你没得可哭了，你光剩下笑了。

我们所说的了解国情，不是让你了解王府井的情，了解淮海路的情，更不是了解香港的情，就是让你了解这些最贫穷、最落后的农村的情。

陈丹青 我们都活在“五四”的后果里 039

那是一个国家的二十岁，少年中国。

要给“五四”定性的话，它一方面是光芒万丈，另一面也后患无穷。

“五四”的代表人物，鲁迅也好，胡适也好，陈独秀也好，都希望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，而用思想文化解决社会问题恰恰是儒家的传统。

王 朔 文学语言你让我“规范”什么呀 087

政府的公文要规范，法律要规范，我文学小说你让我规范什么呀？

我对虚伪的道德说教特别讨厌，我不伺候你！

《红楼梦》是我的根儿，《红楼梦》是中国爱情小说、全世界爱情小说集大成者。

许子东 张爱玲一生连“小团圆”也没做到 125

根据胡兰成的描写，张爱玲是一个超脱飘逸的女子。可是你看这本书，很简单，她就是一个普通女人，她那个嫉妒，那个恨啊，那个离不开。

胡兰成的故事只是《小团圆》的一小部分，更大价值是她写母亲。没有一个中国文人能够这样解剖自己对母亲的这种感情。

刘震云 好作家对生活要有不同“见识” 151

所有的悲剧，其实打碎一地看，也是喜剧。

忧患可以化成愤怒，但是忧患也可以化为幽默。

大恶之后才有大善，没有经过大恶的人，他的善良也是屈指可数的一小部分，不会有大善。

张承志 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“坚持批判” 173

我没法背叛自己这么长时间的感受，更不能背叛蒙古民族对我的抚育。

游牧民族不讲君子概念，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做人原则。这个原则是他的恐惧、他的禁忌，不敢轻易越过。

白先勇 念过大学没理由看不懂昆曲 199

昆曲有三大魅力：词句美、音乐美、身段美。

从古到今，从中到西，都有一种精致文化，虽然不普及，但它很重要。

我不相信一个曾经有过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民族，会把精神上的文明真的完全抛掉。

傅佩荣 “国学热” 满足了一种文化乡愁 217

儒家基本的原则是真诚，但是形成礼乐制度之后，很多人只有外表，没有内在。

两千多年以来，孔孟思想从来没有实现过。

“国学热”可以让大家得到一些传统文化好的理念。得到之后不能保证人立刻改善，但至少让你知道什么叫善。

用文学克服官僚主义很困难，用官僚主义克服文学很容易。

很多伟大人物犯错误，不是在高深的理论，而是在最简单的问题“常识”上犯错误。

我对形而上愿意给它三鞠躬，我对于形而下我想跪下磕个头，为什么？因为形而下完了你才能形而上。我常说这话，中华民族吃饱才几年啊，咱整个民族史就是饥饿史呀。

我不乐观怎么办，你让我干吗？你是想让我自杀想让我发疯，你给我一建议。我只有一个选择：乐观。

窦文涛：锵锵三人行！今天啊是我非常愉快的一天，因为能把王蒙老师请来跟我们聊天。到处都见不到您呢，王老师。

许子东：电视台新来的年轻人。（笑）

王蒙：老年轻人。

窦文涛：而且您也正好是许老师的研究对象，我看也是我们国家的研究对象。

王蒙：不敢当，不敢当。

九次里头有七次遇难成祥

窦文涛：王老师您看您这三本自传，第一部《半生多事》，第二部《大块文章》，第三部名字您给解释一下——《九命七羊》？

王蒙：这是一个世界性说法，包括中国的汉族和新疆少数民族，印度、俄罗斯、美国都有这个说法。有的说猫有九条命，有的说狗有九条命。俄语的说法是猫有九死——

窦文涛：九死一生吗？

王蒙：不是，是东方不亮西方亮。这个活儿干不成，咱换一个；那个活儿干不成了，咱再换回来；所以这命还挺多。七羊呢，羊古代与“祥”相通，吉祥。“九命七羊”就是经常逢凶化吉，有贵人、高人鼎力相助，起码九次里头有七次遇难成祥。

许子东：苦中作乐，这是。



王蒙三本自传洋洋百万言，被称为
“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”。

窦文涛：这反映出您对命运的看法，您比较乐观。据说您阳历生日跟尼采同一天呢，阴历的生日跟——

王蒙：跟夏衍。

窦文涛：跟夏衍一个生日。说起尼采，我就想起生命力特别强的人常常给我们一种感觉，好像这人一辈子活了好几个人的一辈子。

不要以为九命的方式是一个左右逢源，无往而不利的方式。不，九命后边还有一心，有一心冒出去并且不停地冒下去的傻气，豪气，热气，莽撞之气，北京俗话叫“冷锅里冒热气”。

——王蒙《九命七羊》

许子东：他是十几岁就参加共产党了。（笑）

王蒙：还差五天十四岁。

许子东：那不是少先队的年龄吗？

王蒙：那是因为我十一岁呀，我自个儿就和地下党建立固定联系了。我当时在平民中学——现在的四十一中，参加演讲比赛获得了名次，成了全校很多人认识的小孩。这时候有一个垒球明星何平，过来问：“小王蒙，最近干什么呢？读什么书呢？”我说我读什么读什么，然后给自个儿来了一句——这可真叫玩悬了——我现在“思想左倾”！

许子东：（笑）那时候左倾时髦哟。

王蒙：不是，危险哪。他一听，两眼“呼扇呼扇”就着了火，“哎，上我家来”。他家里完全就是一个党校。

许子东：地下党？

王蒙：地下党。

窦文涛：原来是我党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，哈哈，而且在那么关键的历史时期。

气恼很少超过二十四小时

窦文涛：我记得您1986年是文化部部长，所以我们头一回请来了一个部长级干部。

许子东：前部长。

王蒙：原部长。（笑）

窦文涛：您现在是——

王蒙：到生日是七十四岁。

窦文涛：这年龄有人说是随心所欲不逾矩，但也有人感觉思维各方面确实差一些，您对年龄什么感觉？

王蒙：视力不如过去，阅读量不如过去，另外有忘事儿的情形，但是有倾吐的愿望，而且动不动还情绪波动这一点基本跟过去一样。

许子东：这个少共没改过。（笑）

王蒙：随心所欲不逾矩？没门儿。经常还是有困惑。

窦文涛：会生气？

王蒙：会气恼，但是我气恼很少超过二十四个小时，最多三十六个小时，不管生多大气。

心理健康的“三个标准”：

第一是基本的善良。对他人的善意，其中尤其要强调的是克制嫉妒。

第二是明朗。善良才能明朗，嫉妒、狭隘、阴谋、怨毒，只会带来黑暗。

第三是理性与自我控制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不论你有多么正当的理由，怒火攻心永远是一种失败的表现，绝对地属于消极的精神现象，绝对地只能导致丢人现眼的结果。

——《王蒙自述：我的人生哲学》

窦文涛：七十岁的人会觉得我现在这岁数了，可能某些事情会受年龄的影响，不见得很客观。您会有这种自我意识吗？

王蒙：当然。所以我有时候也挺注意青年人对一件事情什么看法。举个例子，年轻时候我喜欢唱苏联歌曲，还教我的孩子们唱，教两次我就明白了，不可能！

我够心平气和的了

许子东：我本来以为您这个自传啊，到了第三本书的时候，应该心平气和一点。到了这个年龄，到了这个高峰，回过头以前很多事，应该淡一点了。可是我看完了以后觉得不是，第三本书火气勃勃，热情洋溢，而且还是少年之心，您这是没改变啊。

王蒙：没有啊，我够心平气和的了，哈哈。

许子东：（笑）您还够心平气和？！您不知道得罪多少人呢您这第三本。

王蒙：我对待别人有些说法，比如我语带讽刺……其实我里面的自嘲未必少于对别人的讽刺。

许子东：可人家就跳过那些自嘲，只找讽刺他的那一句。

龚文涛：我看所有敏感人物，您都是英文字母代替，（王蒙大笑）A、B、C、D。

许子东：我想起鲁迅有篇散文《死亡》，鲁迅最后说那些恨我的人，由他们去恨吧，我一个都不宽恕。我总感觉您对以前那些人和事，基本也是这个姿态。

王蒙：不是，我一个也不记恨，而且我尽量替他们着想。我说过一个例子，有一位比较严峻的领导，讲了一段传出来挺严峻的话。但大家说，他讲这话的时候，领带上有一串儿汤——他喝汤的时候，顺着下巴就流下来了。我听了非常感动，我说咱们只要不夭折也有这一天。那个言语压力呀，那个厉害啊，一下子就减弱了。后来我闺女说，您还想夭折？来不及啦，您都这岁数了您还夭折？

窦文涛：（笑）这说明您潜意识里还没把自个儿当老人。

许子东：问题就在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，你觉得对这个汤沾在领带上的领导，您很宽容很理解。可是那领导或领导的儿子女儿要是看到这一段——

王蒙：他肯定会很生气，那我没办法了。但是我没有恶意，而且我现在可以在这儿说，我已经有喝汤往下掉的情况了。当然咱不表演，表演不好看，不雅，哈哈！

是我开放了中国歌舞厅

窦文涛：掉汤的人我喜欢。掉汤的人他饱经沧桑啊，什么都经历了，从底层到高层。您这个自传叫《一个人的国家日记》，我先问问，您当文化部长的时候有什么政绩啊？

王蒙：黄苗子老师在香港写过一篇文章，说王蒙这人不错，但是他当部长没有什么政绩……我就窝囊了半天。

许子东：他这句话的次序是不是倒过来的？是说您虽然没什么政绩，但是人不错。（笑）

王蒙：后来我见着他，我说你怎么说我没政绩啊？他说你有什么政绩啊？我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，我开放了歌舞厅啊。因为就在我上任之前几个月，还有四个部门联合通知严禁营业性歌舞厅的出现。

许子东：就是卡拉OK的出现？

王蒙：不是，是歌舞那种，尤其是交谊舞。光唱歌那时候广东已经可以了。

窦文涛：您的意思我们今天在夜总会里玩得开心，都得感谢您了。

王蒙：赶上这时候得有一个人出来办这事儿，我就是办这事儿的。管治安的部门提出来，歌舞厅一开，会有小流氓！我说有小流氓好啊，太好了，现在你不是没地儿找他呀，他出来了咱们欢迎啊，咱们有便衣啊，是不是？需要扭送咱就扭送，需要带走咱就带走。

窦文涛：正好诱敌深入了。

王蒙：我说这怕什么呢？咱们怕俩流氓？

许子东：舞厅原来是老鼠夹子。（大笑）

窦文涛：您当时为什么就觉得这事儿能行呢？

王蒙：我觉得这里头牵扯到对文化工作的认识。文化工作有教育的功能，有动员的功能，像电影《英雄儿女》里头“啪啪啪”打着快板，大家抗美援朝去打仗。

窦文涛：革命宣传队，这是。

王蒙：但是在革命胜利以后，它也有消费的功能，也有娱乐的功能。

开会开得有点坐不住

许子东：您去文化部做部长之前是作协的，《人民文学》的主编，很有名的作家。当时大家都奇怪，这个作家怎么做部长呢？

王蒙：我呀也推辞了半天，但是这个事情轮到我头上也是事出有因。毕竟我从十一岁起就和地下党建立了固定联系，还差五天满十四岁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员了。然后北京解放，1949年3月我还不满十五岁就成了新民主主义——那时候还不叫共产主义——青年团的干部。所以我确实从小有这方面的熏陶，也有这方面的训练。

许子东：可是你二十几岁做“右派”了呀。

王蒙：所以革命的事儿没那么简单！（窦文涛、许子东大笑）可不像小孩儿想的，好家伙，拿着红缨枪往上一冲，把坏蛋全给杀了，然后咱们国家就特别好……没有那么简单！

窦文涛：党肯定一直惦记着您。但是当文化部长的时候，您身为作家，觉得有什么新鲜的吗？到了政府这么一个地方。

王蒙：当然。我必须实话实说，有许多我不习惯的东西，比如开那么多会，从早到晚开会，有时候国务院开会连着开三天、四天、五天，开得我有点坐不住。但是特别不习惯的，没有！

许子东：比管作协好。

王蒙：比作协正规多了。作协开会是这样，开会的时候大家谈得非常热烈，开完以后你基本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。文化部不是，很正规。但是后来我也警惕，话不要随便说，因为你说了以后，就有人记下来，有人去执行，然后回过头来要求你进一步落实。像刚才说的那个歌舞厅，就这么给开放了。再比如邀请帕瓦罗蒂来华演出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见着你们合影了。

王蒙：演出协议是我上任以前就定下来的。但是我呢，非常重视这

我开了一次干部会，特别注意邀请了原部领导一些老同志参加。我大讲要争取文化事业的长期稳定的发展。我从经济工作的说词中借用了长期稳定发展的提法，这样是一种方略，一种模式，一个法门：谈文艺文化工作，要多用经济社会政治党务工作的提法，你的提法一定要离《人民日报》社论近，而离文化文艺专业远。

——王蒙《大块文章》

件事，把它搞得规模比较大，最后是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音乐会。

窦文涛：那时候邀请帕瓦罗蒂、多明戈来演出，算不算是中国文化走向开放的一个标志？

王蒙：当然了。

邓丽君从没说过要来大陆

许子东：还有一件有争议的事是邓丽君，邓丽君不能来，是吧？

王蒙：这是媒体哄起来的，她从来没见过要来。

许子东：不是说不让来？

王蒙：不管是演出公司还是剧院，或者是文化部门，没有任何人跟她见过面，通过电话，客气两句。而且当时上边看法特别不一样，批示说，她来演没什么好处；另外一位领导说，原来认为没什么好处，现在认为还可以；又一位领导批示，关于邓丽君演出问题除文化部外其他部门不要插手；又有一个比较伟大的城市的市领导和文教书记来找我，说你们是不是不敢请邓丽君哪，我们请！——我们国家领导干部里热情冲动而且敢于承担的人，还是多得很！后来我说，这玩意儿怎么办啊？都是领导，都是上级，你们之间意见不一样，我怎么办啊？我敢得罪谁啊？我敢不执行谁的啊？是不是？

窦文涛：那您怎么办呢？

王蒙：怎么办？我把所有关于邓丽君的原始材料全调出来，从头看，证明她本人没有提出过要来演出。

窦文涛：哎呦，弄半天人家自己没要来啊。

许子东：我们这边已经在商量怎么招待了。（笑）

王蒙：第二，也没有哪个剧团请她，没有哪个剧场请她，没有哪个经纪人——当时还不叫经纪人，叫穴头——请她，没有哪个演出公司请她。这事儿本来就不是文化部的事儿，你文化部干吗整天研究人家邓丽君来不来，她来了再说呀。

窦文涛：整了半天单相思。（笑）

王蒙：另外她要来了，文化部可以讨论，咱们是不是欢迎欢迎，还是热烈招待，还是再怎么样。

许子东：您这是第一手（资料），您不说我们还一直以为是邓丽君要来没来成。

王蒙：是啊，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。

窦文涛：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也可以归您的政绩。我现在还主持选美，选美现在大行其道，甚至叫“选秀”了。听说选美也是当年您任上出现的？

王蒙：那时候这个事儿办不成。当时深圳有一个活动，还不敢叫选美，叫什么礼仪小姐、导游小姐还是时装模特的，我也记不清了，反正是在里头选。结果就有人告上去，说这不是变相选美吗？于是有好几位非常著名的妇女革命家——也都担任着相当的领导职务，她们批下来了，不能搞这东西，这是资产阶级的呀，是拿女人当玩物啊。所以我赶紧贯彻，通知深圳不准搞。我当部长那几年，一提广东、深圳，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，一会儿说好一会儿说坏，现在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。

许子东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改革开放都三十年了。

王蒙：还有音乐剧《猫》，最早是日本人提出来把日本版拿这儿